

年轻行政总裁的**职场沉浮录**

OFFICE **3年**

欲罢不能



邬焕庆◎著

假如我是一个苹果，线的那一边，我在懵懂中从青涩逐渐泛红，却始终拒绝坠落枝头；线的这一边，是我终于从枝头落下，直面完全要自己去冷冷面对的生活、事业。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OFFICE 2011

欲哭不能



THE
OFFICE
2011

OFFICE 3年

欲罢不能



年轻行政总裁的职场沉浮录

邬焕庆◎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罢不能/邬焕庆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039-3728-6

I. 欲… II. 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6211 号

欲 罢 不 能

著 者 邬焕庆

责任编辑 陶 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装帧设计 文 韬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3728-6/I·167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目 录

- 1 迷雾京城 1
- 2 胜利之吻 8
- 3 温柔乡梦 15
- 4 硝烟渐起 25
- 5 美丽动人 34
- 6 初次邂逅 49
- 7 逝水流年 60
- 8 针锋相对 73
- 9 而立之年 92
- 10 挪威森林 102
- 11 再次打击 115

12 又见美丽 142

13 透底之约 159

14 兄弟分手 174

15 职场新贵 181

16 痛失红颜 195

17 青春万岁 204

18 虏获芳心 215

19 贷款举报 228

20 螳螂计谋 236

21 回归自然 243

1 迷雾京城

2007年2月21日,重雾弥漫京城,北京遭遇春运以来第一个“恶劣”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两次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表示,这是今年以来北京出现的势力最强、范围最大、程度最重的一次大雾天气。

春节了,我和蚊子打算哪儿也不去,就在京城逛逛庙会什么的,可是原本商量好的事情,却因故没有施行——不知怎的,或许与天气有关,蚊子这几天比较烦躁,突然改变决定要我陪她回湖南老家长沙看她哥哥。

蚊子是我女朋友,叫张晓雯,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南方女孩,总爱粘着我,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所以我一直叫她蚊子。

我拗不过蚊子的要求,大年初五一大早买了机票飞往长沙。

其实过年这几天机票都不好买,由于大雾的原因机场滞留了很多旅客,各航线的票都很紧张,若不是托了以前报社的朋友,我恐怕也只能望机兴叹了。

走前,我给公司老总交代了一下,说去长沙看女朋友的哥哥,回北京上班可能晚几天,但公司新开发的内衣在湖南的推广日程可以顺便安排确定下来。

这也是我和蚊子第一次一起回到蚊子的家乡,她的父母都已过世,只有一个大哥在消防队服役。在飞往长沙的路上,蚊子很是兴奋,一路上讲个不



停,这个好、那个好,长沙在她的心里跟天堂一样。

临近中午,我和蚊子坐车到了她哥哥服役的消防队附近,找了一个宾馆,开了个房间安顿下来。过年为防火灾发生,蚊子她哥哥所在的消防队都没放假,但看到我们来了,她哥哥还是特意向领导请了半天假陪我们。

中午我们吃了一顿长沙名吃,尤其是长沙臭豆腐,味道果然独特,我一人就吃了十几块,害得吃完饭后蚊子还特意给我买了一瓶口香糖。饭后蚊子说也不累,要她哥哥带我们出去转转。她哥哥于是陪我们来到湘江著名的桔子洲头。

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有名的湘菜馆。终于尝到湖南的辣,吃得我大汗淋漓,直喊过瘾。

第二天一早,蚊子她哥哥上班,我和蚊子坐车去了岳麓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但凡知道长沙的人,几乎都知道岳麓山,这可是长沙最著名的风景名胜,亦可说是长沙最显著的标志。如果你到了长沙而不去岳麓山一游,是不可能真正体味出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富有的独特魅力。

我牵着蚊子的手,每处都流连忘返,感叹一番,忘掉了烦恼,忘掉了在公司里的一切烦恼。

傍晚回去,我和蚊子在超市买了一些吃得回到蚊子哥哥的单身宿舍。摆开饭桌,蚊子帮忙弄好菜,给我倒了一点白酒,由于她哥哥今晚不值班,但明天还要出勤,所以她给她哥哥只倒了一点红酒。

照例是一番寒暄,不过因为没有外人,吃得甚是尽兴,唯一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的是,席间蚊子的哥哥神色甚是凝重,拉着我说,我就这一个妹妹,你一定要照顾好,不然我饶不了你。虽然知道这不过是关爱的另类表现,可是却让人有点不太自在,仿佛是临终委托似的。不过既然大舅哥发话,我自然点头拍胸脯答应,蚊子幸福得脸红红的。

吃着喝着,消防队的警报突然响起,原来是晚上大家放鞭炮把一商场点着。她哥哥听到警报声二话没说,换上消防队服就往外冲。

蚊子一把拉住她哥哥,说:“哥,今晚你不是不值班吗?”

她哥哥一挣妹妹的手，说：“救火如救命，人多力量大，没事的，我一会儿就回来。”说完，跑上消防车。

蚊子看着哥哥消失的背影，心里隐隐有些作痛，放不下心，非要拉着我去失火的地方看看。

到了失火的商场，我抬头看去，在升腾起的烟雾中，那一栋燃烧着的大楼突然间像头怪兽一样呼出一口黑浊的灰尘，然后就像垮塌的积木一样轰然倒了下来，即刻灰黑的烟尘沿着地面急速铺开，然后卷起熏鼻的浓烟向天空翻腾……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轰轰烈烈、也是我和蚊子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火。

经遇这次火灾之前，我所见过的火苗是单纯的橘红色，而我站在湖南长沙市某商场不远的一条道路上，我所看见的这场火的火苗却是变幻不定的，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一会儿黄、一会儿却是滚滚浓烈的黑烟。

距离火场 500 米开外，我都能感受到一种炽烤的热浪，如果不是我的胳膊被蚊子紧紧地攥着时刻提醒着，我一定会以为是在地狱里。

我内心焦急地看着蚊子，嘴里却说着：“你哥哥会没事的，没事的，那火一会儿肯定就会灭掉了。”蚊子几次抬起头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装着轻松的样子安慰着她。此时，蚊子的大哥与他的战友们，正在那火场里勇敢忘我地救火。

但大楼的坍塌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一点儿预兆都没有。

看着四处冒着火光的楼房骤然间变成一堆废墟，我心里一紧，一把搂住了蚊子的肩膀，不禁叫了一声：“啊！”

蚊子紧紧抓着我胳膊，身体先是剧烈地一颤，随后身体就像一把弓箭一样产生剧烈的张力，一声我听到过的最凄厉的叫声炸响在我耳边：“哥……”

我伸出双臂紧紧抱住蚊子，把她要冲向火场的身体箍住，蚊子使劲挣扎了几下，然后就像弓“啪”地放出了一支箭一样，陡然间一软，瘫在了我的怀里，晕了过去……

我抱紧了蚊子，想找一辆出租车快快离开这里，但身边已经没有了秩序，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人们，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及男人带着哭腔无助的叫喊。

我抱着蚊子，背对着火场在马路牙子上坐了下来，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去看了一眼那悲惨的场景。我低头紧紧地抱着蚊子，眼睛里全是泪水，我的脚边有只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的被烧伤了翅膀的小鸟儿，正在痛苦地挣扎。

后来新闻报道中说，在这场火灾中一共有六名消防战士壮烈牺牲，以身殉职。唉！那其中就包括蚊子的大哥，那位话不很多、憨憨的、风华正茂的武警少校。实际上，在弥漫的烟雾中，蚊子连大哥的身影都没看清，而在大楼坍塌后，蚊子大哥与他的几位战友的遗体被挖出来送去火化时，蚊子还是在昏迷不醒中，家属一栏是由我代签的。蚊子与她大哥一面都没有见到，也没有能参加最后的遗体告别。

蚊子由于惊吓、紧张、悲伤过度，流产了。随后的几天，我陪着蚊子在病房里度过。当大夫告诉我蚊子流产的时候，我心情陡然雪上加霜：蚊子啊，蚊子，你怎么这么傻，你为什么告诉我啊！

这是我的错，蚊子怀孕了我竟然都不知道，可恨我平时一点迹象都没发现，我怎么那么的粗心啊！那个年轻的大夫看我面色苍白，很同情却很想当地地安慰我：“没关系，对以后生育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开始在医院的头两天，蚊子一直都在发烧，说着胡话，有时候睡着睡着突然就会蹿起来，大喊：“火！火！巴西，你快救救我哥哥！”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无助，小时候经常在梦里遇到的一个场景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我站在自己家房子前，用镰刀使劲削割不断向家里蔓延的地藤，但是无论我怎样努力，那些藤蔓始终都在不断地伸展，缠住了我的脚，爬上了台阶、屋檐，钻进了大门、窗户……

公司几次打过电话来问情况，老板人还不错，在了解了情况后让我安心在这边守着蚊子，“你就好好把你女朋友照顾好，湖南这边产品推广的事放一放，等你回来后再说。”

几天以后，蚊子慢慢苏醒过来，人虽然比较憔悴，但可以喝一点我端来的鸡汤了。那是从医院旁边的饭馆里，我央求老板给特做的。

我一直守护在蚊子身边，夜以继日地，几日没有上床睡过一次安稳觉。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实在熬不住，趴在她病床边睡着了。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觉得我的脸上正在被一种柔软的东西摩挲着，痒痒的，真是很舒服，于是我睁开了眼睛。

此时，阳光穿过树影、窗户照进了病房里，蚊子靠着床头，左手轻轻地在脸上抚摩，眼神很安静、平和、温柔。看着我睁开眼，她微微一笑：“你醒了？”

我起身坐到床头，搂住她说：“你也醒过来了，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快别动，歇着啊。”

蚊子摇摇头，沉默一会儿，她仰头看着我，“巴西……”她轻轻地叫我。

“怎么了？”我的心里很酸，捋捋她乌黑的头发。

“我哥哥走了，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蚊子把脸贴紧在我的胸口，大滴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

“我知道，我知道。”我喃喃地说，心里忽然间飘忽起来，抬起右手用手掌给蚊子擦去泪水。蚊子的脸上已经泛滥一片，我一低头吻住了她的眼睛，吻住了她的一腔泪水……

在长沙人民医院住了四天，蚊子终于可以出院了。

在医院门口，有好几分钟，蚊子面容凄惨地打量了这座养育了她 20 多载的城市，心里悲痛难忍，啊，真不会再留恋这座城市了！然后她坚决地对我说：“巴西，咱们快快回北京吧，离开这里，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了。”

公司驻湖南办事处的车在医院门口停着，这是公司老板特意安排交代我们用的专车。我把蚊子拥上车后座，关上车门，对司机说：“麻烦你请直接开往长沙黄花机场。”

两个小时后，我和蚊子已经坐在长沙到北京的国航波音 757 飞机上。

飞机平稳地飞着，蚊子很安静地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

我透过舷窗看着外面蔚蓝的天空，心中一片茫然。几日前长沙所发生的一切，像一场噩梦一样还在脑海里游离。不，那场大火是梦就好了，最起码惊醒了以后，可以告诉自己那场景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它是真的，真实得我连一呼吸时，喉头几乎都还能闻到那火场的焦糊味，我吧唧一下嘴，就能尝到蚊子泪水的咸味。而内心深处更有一种无助的情绪在蔓延，蚊子说的那句“巴西，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一遍遍在我耳边响起，让我莫名地紧张无措。

三湘大地渐渐在身下退去，飞机离北京越来越近了。

飞近北京城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

从空中俯瞰这个城市，竟然是一种璀璨的美。黑漆漆的空洞中突然现出银河一样倾泻而出的绚丽，各种照明灯光勾勒出城市媚人的线条，或彪悍，或婉约，或优美，或丑陋的建筑物全部湮灭在熠熠闪亮的灯海中，还有那流动的、拖着灯柱的车流。飞临京城上空时，灯光已经是一片灯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周端。

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北京这座城市，但在那一瞬间，我惊诧于她的美丽，她的似乎无边无际的伸展，让我甚至产生想拥抱她的冲动。

“真是好漂亮啊！”蚊子凑到窗口看着下面的夜景，幽幽地感叹道。快到北京的时候，蚊子醒了，心情也渐渐好起来，可能是由于在空调烘热的机舱里刚睡醒，她苍白的脸上竟然有了一抹淡淡的红晕。

蚊子在窗口左右晃动，发梢扫到我的脸庞、鼻子，我忍不住重重地打了个喷嚏。

“怎么了？”蚊子问。

“可能，有人在想我了吧？”我拧了一下鼻子说。

“臭美吧你，肯定是感冒了！”话音刚落，我大腿上就被蚊子狠狠地拧了一把。

“啊……哎哟！”大腿上火辣辣的疼痛，我低号了一声。自从认识蚊子以

来,我的大腿就很难保持往日的“清白”了,只有“紫”气东来。

飞机准点降落在了首都机场。

走出候机楼的时候,一股冷风扑面而来,我又重重地打了个喷嚏。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在这一天又袭击了北京。

我真的感冒了,很不幸地赶上了北京的春季流行感冒热潮。

欲
罢
不
能



1
迷
雾
京
城

2 胜利之吻

第二天,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赶到公司去上班的时候,许多本来想表达慰问之意的同事都有所顾忌,大多数只能远远地向我投来关切的目光。

“多谢兄弟姐妹们惦记啊!”我鼻音隆重,频频作揖。

忘了说明的是,我所在的秀美公司是一家新出江湖不久的、以制作女士内衣为主的公司。虽是新公司,却很生猛,远在温州的大老板以极大的魄力和决心,狠狠地往各个电视台砸钱,广告是铺天盖地,没出几个月,中国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我们产品的广告词:“秀身美形,一穿就现。”

大老板虽然书没念过多少,但对当今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倒是掌握得一清二楚,他代表性的话是:“中国人对质量和品牌的认可就是看电视,谁露脸多就买谁的账。”

他说得一点没错,广告做出去以后,许多爱美的女人们都纷纷跑到商场选购她们心目中的“魔术内衣”,不管价钱如何。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商场的订货单就像雪片一样飞来,许多订货单子上还附上电报常用的字眼:“急!急!急!”

秀美公司的内衣生意市场,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迅速膨胀了起来。刚开始,公司的办事处设在北京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小宾馆里,同事们上班都遮

遮掩掩，怕被熟人认出，时隔不到三个月，秀美公司就在北京朝阳区 CBD 著名的国贸大厦租赁下了半层写字楼，公司原来萎缩在小宾馆里兜售那些人们认为可笑内衣的小公鸡、小母鸡们，一下子个个西服革履、皮鞋咯咯地打卡上班了，摇身一变成为当今的白领。

我其实是个极其优柔寡断的人，内心很矛盾。在秀美公司进驻国贸大厦的第二个月，几经犹豫和无数次举棋不定后，我终于决定从报社辞职，受秀美公司执行总裁郑军之邀，担任秀美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监。在秀美公司那小半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小间办公室。

之所以这次有这样断然的举动，是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我对我工作的×报社彻底地失望和失意。不是说报社单位不好，只能说这个社会太官僚，或者说我不适合这个环境。

有一位弃笔从仕的报社某前辈，曾在一个极私密的场合，举着装满了从法国拍卖会得到的葡萄酒的酒杯，醺醺然道：“曾代表着朝气和改革锐气的×报社，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黑盒，而大家都在沉默，各种披着改革外衣的体制让大家只有沉默。我不想在沉默中死去，更没有自由空间让我爆发，我只有选择逃离，哪怕忍受遗弃曾经倾注在它身上的青春理想的悲痛。来，为我死去的青春理想，干杯！”

当琥珀色的酒液猛地灌进他身体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哀：一个曾经犀利无比、忧国忧民的记者已经死去，而一个无聊的官僚正在成长。

第二个理由我想也是最值得大家理解的，在这么个没有相应福利保护的体制下，我的老板郑军当时开出诱人的物质条件及……

郑军几年前还是和我一起花天酒地、乱谈美女和爱情的俗人，那时他的职业是“策划人”，说白了，就是喝了点小酒后瞎琢磨出一歪点子，然后拿出去和一些懵懵懂懂却想一夜成名的企业套瓷，骗吃骗喝的主儿。

但看似粗糙的郑军却心细如发，换句话说，就叫极有洞察力。他早看出了鱼龙混杂的“策划人”圈子不是长久发展之计，还在那批人大捞特捞的时

候就琢磨“怎么样才可持续发展”，于是，他写书，他去讲学，靠劳动老老实实挣钱，很快便从当初的那批“策划人”中脱颖而出，而最终以自己的名气和声望以及一个完美的策划方案，打动了来北京寻发展求良策的秀美公司的大老板。

在某年年底的某一寒风瑟瑟的冬日，就在贵宾楼饭店那间无数名人住过的总统套房里，秀美公司大老板在听了郑军长达四个小时的“呼吁报告”后，本来平均两个小时就要上趟厕所的大老板，竟然忘记了发炎的前列腺一次次的警报，转身“啪”一声打开随身带的密码箱，甩出七八捆崭新的人民币，说了一句改变郑军命运乃至最终影响到我命运的话：“郑老师，我已决定聘任你为我秀美公司的执行总裁，这点钱你先去买些工作服。”

郑军他那天去会大老板的时候，穿了一件早期温州产的西服，而且自打四年前从温州买来穿上后就没洗过，中间有粒纽扣还掉了。

富贵了的郑军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一些各方面都在滑坡的老朋友被他安插进了公司，并且三番五次来打我的主意：“说实话，巴西你才是我最想挖到身边的人。你来，我给你一个总监，年薪30万，外带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和一部车。干兵好得，一将难求啊！”

其实我不姓巴，巴西，这是郑军最开始对我的称呼，源自于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送了盆憔悴的巴西木，让他那间半地下室的新房立刻蓬荜生辉。大家叫熟了，以至于我原名欧阳斌都没人叫了。但当时我还抱着在我国的新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高远理想，所以对物质待遇虽然有所心动，但我仍三番五次地婉拒。

后来我在报社屡遭坎坷、愁云惨淡，心里的远大抱负渐渐在我躯体里死去。年薪30万、两居室、车的诱惑就成了真实的诱惑。2006年5月1日，我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给郑军去了一个电话：“郑老板，你说的30万、两居室、车还能算数吗？”

郑军在电话那头“咯咯”一阵笑：“巴西啊，我等你这个电话都快半年了。”

我推开了郑军办公室的门，把腿翘在宽大的老板桌上的郑军正在翻一本新出的《城市》画刊，眼神中充满“与我心有戚戚焉”的快感。

见我进来，郑军把画刊往桌上一放，腿也搁到了地上。“怎么样，巴西，是不是有点身心俱疲？”

我一屁股坐在老板桌前的会客椅上，郑军把他的烟给我推了过来，自己也点着了一根。

“能活着回来，能看见郑总您这张脸，我怎么都觉得是个奇迹！”我把烟推开，从他桌上的纸巾盒里扯出一沓纸巾开始擤鼻涕。

郑军大惊：“巴西，‘非典’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还没好好地从全民卫生教育中受益啊，一定就要这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当成果子狸？！”

我嘎地一笑：“那你给我放假？”

“准假！正好再多照顾张晓雯几天。”郑军蹿到窗户边，凑到仅能开一条小缝的玻璃窗透气。

“郑总，你这样也太令我伤心了，想当年咱俩还共用一个酒杯喝酒呢！”我故作苍凉地叹口气。

“巴西，我倒不是怕你啊，主要家里不是还有年仅五岁的郑喜、郑敬么？你怎么着也不忍心看你一对可爱的小侄子染病卧床，眼看着祖国可爱的花朵打蔫吧？”其实我知道郑军的两双胞胎儿子一直在寄宿的幼儿园住着，所谓“照顾张晓雯”更是漂亮的说辞。郑军如此主要是怕被他老婆花卉踹下床，别看郑军在公司人五人六的样子，在家里却是个“床头跪”。

其实，说起来郑军的美满婚姻，还是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手促成的。

那年的夏天，我和郑军若干人等，在三里屯的酒吧喝酒，当时电视里转播的是香港回归的盛况。郑军喝着喝着就开始伤感起来：“欧阳（当时他没结婚我还没送他巴西木），你们几个是不是觉得哥哥我有点惨？”

“哎哟！郑哥你怎么突发此言啊？”本来三心二意或者看电视或者扫描周边美女的我们几个，立马故作关心状围拢上来。